



从下流到

内容简介

本书出自著名美籍华人作家马森亮先生手笔。作者居住香港多年，人生经历坎坷，对香港社会有着透彻的了解。小说中的主人，阿毛是妓女院的弃婴，从小在下流社会中打斗、厮杀，经历了种种磨难，强烈的想做上等人的欲望。使得他在商界绞尽脑汁，大显身手，终于出人头地，当上了房地产公司的董事长。此书素材丰富，文笔流畅，~~真情实感~~，出版后轰动了香港、台湾及东南亚，~~至今不衰~~……

目 录

一	出身	(1)
二	入伙	(16)
三	离家	(25)
四	内哄	(37)
五	谋生	(45)
六	嫁祸	(55)
七	抢食	(65)
八	职业	(74)
九	艳遇	(83)
十	报仇	(94)
十一	上学	(105)
十二	悲愤	(115)
十三	复活	(125)
十四	谜底	(134)
十五	剪彩	(144)
十六	教训	(155)
十七	迫迁	(165)
十八	风波	(174)

十九	扫荡.....	(183)
二十	挣扎.....	(191)
二十一	历险.....	(204)
二十二	转行.....	(212)
二十三	陷阱.....	(223)
二十四	惊鸿.....	(241)
二十五	闯宫.....	(254)
二十六	线索.....	(263)
二十七	结婚.....	(321)

一 出 身

每个人必定是人养的，每个父母都有养人的责任。

有的把儿女当作宝贝；有的看成一种累赘；自然也有人认为这不外在无意中为祖先立点汗马功劳，像他的父母糊里糊涂制造出自己一样。

姑勿论是杰作也好，拙著也好。儿女一下地，做父母的就很快会赐给他（她）一个名，冠上自己的姓。——一个注册商标，说明这是版权所有！

这一套玩意，却全与我毫不相干，因为不知是谁把我丢进这个世界来，既没有人恩赐给我这种光荣称号，自然就不配有真名实姓。有的只是这么几个符号：阿毛，擦鞋仔，以及后来的所谓什么经理、董事长。

顾名思义，被唤作擦鞋仔，当然我是擦鞋出身的啦。一个小木箱，几盒鞋油，三个毛刷和两块烂绒布，这就织成了我童年的整个生活内容。

擦鞋的工作是下贱的，工具也非常简陋，但我却能因此去穿街插巷，跑码头，上酒店，别人不敢或不能进去的场所，我凭这个擦鞋箱作“派司”，就可以自由出入；人们不易瞻仰的名流、明星或贵妇淑女，我一样有机会和他们接近，愈是

高贵豪华的地方，我赚钱愈来得容易。因为擦鞋是专为有钱人服务的，而光亮的皮鞋，又是君子淑女们随时随地逞威风摆架子的起码工具。

因为工作的教训，生活的折磨，环境的陶冶，我早就被养成了笑骂任人的耐性，根本已不知道什么叫做面子、自尊心，和大人先生们日夜不离口的所谓礼仪了。

算起来，我足足有过十年的擦鞋经验，在皮鞋上腐蚀了我整个童年，擦掉了我的青春。不管怎样，在这一行里，我还算得上一位老行尊。如果换了别的职业，譬如在一间商号或机关里工作，凭这点资历，就算没有功劳也有苦劳，不升职亦会加薪的。可惜擦鞋这一门，是七十二行以外的职业。政府不准商业登记，连说是职业都谈不上。老板伙计都是自己，说好是自由自在，说坏就是自生自灭。这种要看眼色做人，靠磨擦过活的工作，在别人眼里，简直是下贱无聊，动辄加以揶揄呵斥。但我却十年如一日，饱尝了个中苦辣辛酸滋味，而且渐渐地觉得其中亦有起码的苦中乐趣，会享受到别人不屑去争夺的享受，那就是纵情任性，放肆胡闹的自由。

不受拘束的生活虽然写意，但由于出身比不上人家，免不了有自卑感，时常觉得这三种缺憾：第一、从来没叫过一声爸爸妈妈；第二、未曾背过一次书包；第三是“走鬼”。因此，见到那些在父母呵护之下扭拧撒娇的小孩子，便油然兴起羡慕与忌妒之心。碰到人家沿路嘻嘻哈哈去上学的时候，自己就感到冷落，一阵酸痛难过；倘或在街边擦鞋，忽然听见“黄衣大汉”来了，那还了得，大家鸡飞狗走的亡命奔跑了，我也立即撇下了皮鞋，提起箱子，急急忙忙的飞奔逃遁。也许我生下来就注定了要这样磨磨擦擦，奔奔跑跑才可以活得

下去的，所以经常给人踢屁股，骂杂种，不幸而被大汉抓住脖子的时候，即使跪地叩头求饶，或痛哭流涕了，也没有用，因他们干的是硬心肠的工作，若见眼泪而心软的话，那就不配做警察。

我捱得巴掌多，已习惯了耻辱，对一般的难堪或刺激，一下子就会把它忘记干净，正如一个苹果掉在头上一样，我不在乎，也在乎不得，忍痛一下，什么都没有了。只有那一句“杂种”的咒骂，我始终开解不来，简直像一根木梢插入了疮疤，痛苦难堪；不管说话的人是有心无心，在我听来确是咬牙切齿。我估量一下能打的就和他打一场，打不过的便给他一个愤怒的眼色。

我永远不忘记，第一个骂我“杂种”的是我的外婆。那时候，我才六七岁，偶然爬到桌子上去玩，失手打翻了一个玻璃瓶子，给外婆看见，狠狠地打了我一巴掌，骂我“杂种”，还在我头上凿了一个大爆栗。

有时我饭吃得太多了，也被骂“杂种”和敲脑壳。从那时候起，打和骂给我奠定了交情，“杂种”和爆栗，也深深的在我心里头突起了一个疙瘩。

提起外婆，说来就话长了，我根本不知道她是那里人，姓什么的？更不清楚她干什么为生！只晓得她是我唯一的亲人，我正吃着她的饭。

外婆的个子不算高，却很胖，像一个水肿西瓜，脾气怪得不得了，头发已灰白一半了，脸上还经常荡上一层厚厚的粉，如果需要，铲下来准可以涂上半面墙，嘴唇抹得红溜溜，酷似猴子的屁股一样。她有两副脸孔：在我面前，脸色是蜡青的，像贴上两个螃蟹壳。“阿毛！小杂种，还不爬起床？”

“阿毛，小杂种！还不倒痰盂？”“阿毛，小杂种！还不滚到外面去？”“……”这时候，我不必见到她的脸色，就知道非去做不可了，因为“小杂种”的后面跟着就是敲脑壳。但在别的男人面前，她的脸色和态度就不同了，马上堆下笑来，见牙不见眼，面上现出了许多深坑浅沟，还嗲声嗲气说：“先生！要那一位？瘦的或胖的？”“先生！我给你介绍一位漂亮的……。”

她时常警告我，在男人面前不要叫她做外婆，却要那一班“阿姨”们叫她做妈咪。我的“阿姨”不知道有多少个，个个年纪都很轻，打扮得非常漂亮，周身洒满香水，走起路来就卷起一阵阵香风。可是，她们都不会住得太久，一年半载就搬走了，又换上另一批“阿姨”。我有时偷偷地问她们：“你认识我的妈妈吗？谁是我妈妈？我妈妈住在什么地方？”这些问题，她们都不感兴趣，一点反应也没有，了不起也简单的这么一句：“不知道！”我心里想：“你们既然是我的阿姨，岂有连我妈妈是谁都不知道？好罢，你会做聋装哑，难道我不晓得诈跛学盲？”有好几天我不唤她们，不替她们跑腿，还做鬼脸给她们看。可是，这件事给外婆知道了，说我人细鬼大，不听使唤，乘机又给我多几声“小杂种”和在头上多凿几个爆栗。

我的家，不像酒店，也不像住户，家里住着七八个女人，只有我是一个是男子，却不会有寂寞之感，或阴盛阳衰的现象。家里有不少男人来串门子，多半是陌生的，日日夜夜，彼去此来，流水行云一样。有时来了一群高鼻子的外国水兵，那是外婆最快乐的时候，她能叽哩咕噜把他们咕进来，又能叽哩咕噜的把他们咕出去，这一天，如果没有什么大了不起的

意外事，外婆是顶开心的，照例那顿晚餐会特别丰富。

这里的生活是多姿多采，所见到的确也光怪陆离。

记得有这一次，我打从走廊经过，偷眼从门隙里看见一位阿姨给一个男人搂住，咬紧嘴唇，咿咿唔唔的，我大吃一惊，怕阿姨会被咬死，便飞也似的去找着外婆，慌慌张张的告诉她：“外婆，阿姨给人欺侮了，……”我满以为外婆定会着急的，不料适得其反，她反而把脸沉下来，眼一翻，瞪成一个可怕的三角形，照头照面给我一巴：“小杂种！好管闲事。”掌力很重，打得我满天星斗，聋了大半天。

经过这一次莫名其妙的教训，我学乖起来了。以后凡看见或听见什么，也不敢向外婆哼出半句。

那些阿姨，个个很懂得礼貌，对客人永远是那样服侍周到的，从不稍露脸色，像外婆接受水兵的钞票时那样。有过这样的事：明明是一位阿姨给人按在床上打了一阵，她并没有什么怨言或反抗，还笑嘻嘻的凑近那人的耳边说：“……以后你要多来看我呀！”等一会，换了第二个男人来了，她又像兔子一样倒在他怀里，嗲声嗲气的说：“我想死你了，今天才来……。”那人眯着眼，一声不响的，只是动手动脚，捏她、咬她，最后才吃吃的奸笑起来。

事后，我问那位阿姨：“你真的喜欢那班男人吗？”

“喜欢你的死人头！少管闲事，人客水流柴，我当他们是畜牲！”她反而骂起来了。

看样子，她好像恨透了男人，却为什么又说出这么多的好话呢？甚至给人打了还要陪笑！这一点我始终弄不明白。老实说，我是顶讨厌他们来的，他们一来，我就要活受罪，双脚会跑个不停。

阿姨们虽然会顺得人意，却经常要遭外婆的毒打。

我牢牢记得：一个年纪很轻的阿姨刚刚搬进来，当晚外婆就给她介绍一个汉子。房门关起之后，还不到十分钟，那汉子忽然气虎虎的冲了出来，一边扣钮子，嘴里一边骂：

“烂他妈的臭货，做了婊子还摆什么臭架子……”

他一眼瞥见了外婆，便过来揪住了她的衣领，大声叫：“还我钱来！”

外婆吃了这意外的一惊，急忙问：“先生！什么事！什么事……”

“什么事？你还好意思问我！问你自己好了，你们这一批，没有一个是好人，全是臭货！哼，居然敢在老子头上钉虱子？来，我的钱，退回来！”

外婆明白是怎么回事了，忙堆下笑脸向他陪不是，说：“是她服侍先生不周到吗？我去叫她出来，向你叩个响头，陪个礼。再不然换一个体贴的。来来！看我面上，坐下坐下，平平气，真是——阿春，阿芳，阿——”

“阿你妈的，老子现在不要了，玩第二只鸛去罢！老子的钱退回来！”那汉子脸上堆起一堆堆横肉，凶神恶煞地说。

外婆故意挨过身子去，想和他打成一片，在他面前扭起腰肢，撒起娇来，嗲声嗲气的劝他：

“先生！张三不好李四好，那姑娘刚从乡下出来，没有见过世面的。——又何必要走呢？人一世，物一世，树上鸟儿嘴咬嘴，池边鱼儿换口水，入得庙门，好歹要求支好签呀！我再给你一个更漂亮的，再不满意的话，我加倍奉还！”

那汉子根本听不进这些话，还把外婆一推，指着她的鼻尖骂：

“你以为老子是初出茅芦，还希罕这批鳖货吗？就凭你这副尊容，这样的老妖精还会把我迷住了不成？”

外婆一听也沉不住了，立即把脸沉下，双手一叉，呸的一声，也反骂起来：

“你这个人好没来由，居然敢犯起我来了。我是可以随便侮辱的吗？这地方容得你撒野的吗？哼！凭你是丈八金刚，入得我们，也要戳低两寸。”她回头向里面打招呼：“来人呀！还不出来？青天白日还躲在房里捉什么蚊子！”

一个睡眼惺忪的青年大汉从尾房冲了出来，一边磨拳擦掌。

“教训这个小子！”外婆下命令一样。“叫他知道自己的生辰八字。”

那青年简直像一个机械人一样，不需用脑想一想，瞪眼看一看，凭外婆的声浪在耳朵振动，便在掌心上吐了一口涎，撩衣卷袖的准备挥拳捶过去。

“慢着！瞪开你的狗眼看看我是谁！”那大汉大喝了一声，雷响一样。

青年被喝住了，像着了电，忙把拳收回来，双手一揉，定睛一看，怔了一下，顺势向大汉一揖，陪起笑来，说：

“我道是谁？原来大哥驾到，失礼失礼！”再转身怪责外婆，“你真是老——不，真是花了眼，连自己人都不认识了。给你介绍介绍罢，他就是我平日所说的最讲义气最伟大的那位李大哥了，吃公家饭的！真是，真是——，连顶顶大名的大哥都不认识，难怪你连老子的姓名都忘记了。”

他再回头对大汉道歉，外婆有些着慌了，脸色由红转青，又尴尬地勉强咧开嘴巴，陪笑谢罪，她把双手一拱，说：

“不知是大哥，请勿见怪，算我有眼不识泰山。……”

“算了，算了！”青年一副不屑的神态。“李大哥是正人君子，会计较这些吗？真是，这又算什么！”

大汉在他们的一吹一捧之下，脸肉果然松了下来，摆出一副道貌岸然的姿态。

外婆又说：“大哥不坐坐吗？以后当这里是自己的家好了，要怎样尽管出声！”

“不必了，我现在时间不够，那边还有事办哩！”大汉说完，向青年屈了两下手指。

“哦，是的！”青年猛然醒觉，说：“大哥的时间就是钞票，不敢勉强了。”回头叫外婆：“大哥的钱呢？还不快拿出来！”

外婆把眉头皱了皱，无可奈何的掏出一叠钞票来，拣出一张一百元的递过去。那青年不由分说的多抢去了一张，双手奉给大汉。说：

“大哥，望包涵包涵！这小意思，小意思！算小弟孝敬大哥的！”

大汉把钞票塞进袋子里，满脸高兴的对青年说：“你有空吗？跟我一道去，有件要紧的事委托你去办，喜不喜欢？”

“我能办得到吗？”

“当然办得通！”大汉把拇指在自己鼻尖上一划。“是我叫你去的呀！”

“是，是！大哥的话是没有不灵的。”

“那还用说！”大汉忽然激昂起来了，巴的一声，拍拍胸脯说：“我说行的，谁敢说不可以？老实告诉你，只要老子放一个屁，就可以在这里刮起旋风！”

“对对！难得大哥赏脸，小弟有跟随大哥的机会，真是三

生有幸。大哥！是不是马上去？”

“说走就走，时间就是钞票呀！”

大汉说完，拉着青年的手就走。回头向外婆打招呼：“打扰你了，我明天再来！”

外婆把他送走，叽哩咕噜了一阵，好似受了莫大的委屈，却一时想起了一件事，又大吼大叫的嚷了起来，返身飞跑进房里去。不分情由的把那位新来的阿姨拖出厅来，猛力一推，把她摔在地上，再一个饿虎擒羊的姿态，扑了上去，一屁股把她压住，动弹不得，外婆顺手拿过绳子来，把阿姨捆在柱上，一边骂，一边没头没脑的鞭打。

这时阿姨已哭到声嘶力竭，没有挣扎的气力了，只是呼呼喘着气，任凭外婆摆布。

外婆似未满足，再把阿姨双脚连裤管捆了，嘴巴也塞上棉花，然后走进厨房里去，捉出一只小老鼠来，丢进阿姨的裤管里。

阿姨嘴里虽然塞住了，但看得出她十分难过，猛摇着头挣扎着，额上的汗和眼泪渗在一起。

我也心酸了，很不满外婆的所为。正想找机会助阿姨一臂之力。正在空焦急的时候，凑巧外婆转过身喝茶去了，我情急智生，迅速的取过桌子上那把小刀来，很快把阿姨裤管上的绳子割断，卜的一声，那只小老鼠跌了出来，吱的一声跑了。

外婆听见，回头一望，就转口骂起我来。“呀！你这小杂种倒要捣起我的鬼来了！”

她狠狠的扯起我的耳朵，扭螺丝钉一样，痛得我杀猪般叫起来。跟着又是一巴掌，两巴掌，劈劈拍拍的，打得我东

斜西倒。我的鼻子出血了，满眼星火，再过来一拳，我头上像触了电，觉得天旋地转，什么也不知道，我昏过去了。

醒来的时候，我面前站着刚才那位青年，还有一位歪着嘴巴的，他两人手里各拿着皮鞭和铁条，翻动着疯狗般的眼睛，恶狠狠向还被捆着的阿姨辱骂。阿姨这时已垂下头，闭上眼，长发乱蓬蓬的散在肩上，有气无力的在哼气，手上脚上，烙下红一块黑一块的肉印。

外婆也坐在藤椅上了，脸色还未复原，尚怒气冲冲的。她左手正托住一个水烟壶，右手插入口袋里掏取什么，嘴里高声唤：“阿六！阿六！死到那里去了，还不给我取个火来！”

很久没有人应声，外婆更激怒了，粗言烂语咕噜了一通，正想动手去抓人。一回头，看见我正在蠕蠕的爬起身，便又停了下来，指着我再骂。“小杂种！倒算命大，还没有死去，都是你干的好事！”

我以为她又来打我了，乃拚命的爬起来，窜进桌子底下去躲避。

“要跑？有这么容易！此番非把你这个小杂种打死不可！”

外婆重重的把烟壶在椅上一拍，拿过一根手杖，霍然站起身来。事有凑巧，不知是地面湿了呢还是踩着了什么，她滑了一下，忽然站脚不牢，跌回椅子去，椅子是陈旧的，经不起重压，咯的一声，支持不住，外婆仰面翻了过去，倒在地上，身体过胖，爬不起来，手脚向空乱抓，活像一只翻身的大乌龟。我见了，忍不住笑将起来，连旁边那两位正在作威作福的汉子也捧腹大笑不止。

“笑什么？你这死人头，吃谁的饭？还不快过来把我扶起！唉哟——我的腰断了！”

他两人马上敛起笑容，放下手里的凶器，歪嘴的连忙跑过去，把外婆拖了起来，端放在一张太师椅上；另一位顺手把我从桌底拖出来，凌空提起，捉青蛙一样，然后用力一摔，迫我跪在外婆跟前陪罪认错，并且做好做歹，求外婆把我从轻发落，结果我脑壳上免不了享受多几个爆栗，少吃一顿饭。

那位阿姨从此也乖乖的听从外婆的训导，规规矩矩地去招呼客人了。

我在家里的地位很尴尬，外婆虽是唯一的亲人，却时常打我骂我；阿姨们根本对我毫无关心，除非是叫我跑腿倒痰盂，平常是很难得叫我一声阿毛的。能稍为关心我的还是那位煮饭的女佣六姑。

六姑的个子并不高，中等身材，年纪不会很大，起码比外婆小，但额上已摺满了皱纹，又不会抹粉，显得十分苍老，最显著的是她的左额上长了一颗大黑痣，笑起来，那些皱纹便像波浪一样把黑痣托起，好似用墨笔画的浮云托月，煞是有趣。

她对我的呵护，可说是无微不至，每次外婆打我的时候，她总设法把我拖开，还偷偷地塞给我几毛钱，叫我落楼去玩。如果碰上外婆和阿姨们跟男人看戏去了，她还会把我搂在怀里，抚摸我的头，嘴里喃喃唧唧，说些听不清楚的话。

六姑的脾性很好，不随便使性子，对人接物相当和气，但为了我，有时也会跟外婆顶上几句嘴。譬如我正在捱外婆打，她把我拖开的时候，外婆照例是迁怒于她的，这时她会顶上几句，有时我在街上玩得太野了，误过了吃饭时间，外婆是规定留饭不留菜的，六姑会偷偷地给我留点小菜，这又是他们顶嘴的机会。总之，在外婆眼里，我是她的出气筒，六姑

是个不识时务的蠢货；但在六姑看来，外婆是只老虎，我是一头小绵羊。我认为：六姑才真正有资格做我的外婆，至于那个老妖精，哼！如果不是吃着她的饭，我望也不望她一眼呢！

一个家庭里既然存在着这样不协调的现象，自然是很难会和平共处下去的。阿姨们又是什么都不理，像客人一样，来往的男人更是客中之客，他们从不想也不敢干涉我们的家事，一遇到了纠纷，都袖手旁观，还把我们的冲突作为一个娱乐节目来欣赏。因此，我们的矛盾只有加深，不会消解，逐渐地由暗里的猜疑到公开的冲突。

我承认外婆确有骂人的天才，最肮脏的话都骂得出，而且很有耐心，一经接触，就非骂到对方垂头屈服了不会住口，左邻右里的人都很怕跟她打招呼，还给她起了一个外号叫做“伥鸡婆”。六姑自然也不是她口角的对手，可也在背后说外婆很多闲话。

直至有这么一天，因为了我一时的小过失而引起了一场大决裂，这种矛盾才痛痛快快地一刀两断解决了。

那是一个阴晦的黄昏，街外春雨绵绵，屋内春意荡漾，客厅里坐着六七个男人，阿姨们不停的和他们打情骂俏，这班人又好像春天的种子落地生根一样，没一个肯走，因此晚饭开迟了，外婆是捱不得饿的，眼见这班人是不会慷慨请客，便也插嘴过去，费了很多唇舌，才把他们连请带赶的一个个送走。六姑急忙忙的快手快脚把差不多冰冻的饭菜摆出来。我简直饿得馋了，爬上桌子抓了一块肉便往嘴里送，一个不留神，右肘一拖，拌翻了一个饭碗，巴的一声，饭粒撒满地。外婆回头一看，不由分说，一巴掌过来：“小杂种！饿死你了？”

幸亏我眼快，身子一缩，钻落桌子下，掌风虎的一声掠过去，打我不着，拍的一声，却劈在台上，碗碟筷子立即一齐跳了起来，“哎哟！”外婆正在捧住右手哟哟呼痛，刚巧六姑从厨房出来，连忙插嘴说：“这不干阿毛事，是我摆得不好！”

外婆不听犹可，听了这话，登时如火上添油，鼓起了腮，颈上涨起的红筋快要爆破了，转头骂：

“我亲眼看见是小杂种干的，你又想架梁了是不是？”

跟着顺手拿过来一根扫帚，在台底乱扫，把我打了出来，我乘势一跳，躲在六姑背后，拿她做挡箭牌，左防右避，和外婆捉起迷藏来。他见打我不着，越气越火，口里溅吐水花，眼露凶光，活像一头噬人的野兽。

“走开！”冷不防外婆用力一拨，把六姑推在地上，我顿时失去了挡箭牌，赤露露的被迫在墙角里，见她像打垒球的一样，举起竹扫，对准我，用尽平生气力，横扫过来。“去你这个死杂种！”

老实说，如果着了她这一棍，非折腰断腿不可，但我眼明身捷，命不该绝，急忙卧下去，在地上一滚，棍风虎的一声在头顶上掠过，嚓的一声，打在椅子上，棍子断了，折成两截，另一截飞了起来，不偏不倚的飞到六姑的额上，射穿了一个洞，鲜血像泉水一样冒了出来。

这一下，祸可闯大了，六姑晕过了一阵，一个翻身，突然变成了好似一条疯狗，扑过去揪住外婆的头发，互相扭打起来，桌子也给打翻了，饭菜泻了满地，茶壶水杯也全部遭了殃，全间房子沸腾起来了，连锁在厨房那只小狗也吓得乱扑乱叫。

这时阿姨们也开始惊慌了，全体动员起来，做好做歹的